

作家頻道

殘鳩的黃昏與人生本相

——讀阿占小說《殘鳩》

周蓬樺

翻开2022年第6期《时代文学》(双月刊),读到阿占的小说新作《残鸠》,乍看题目,给人一种错觉,以为阿占的创作要从都市边缘人物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,尤其故事背景锁定疫情肆虐的现实时段。一边翻阅,一边思忖:在当下,现实主义的难度多大呢,这让许多作家选择了回避,于是就有了正史或野史的粗制滥造,有了苦咖啡写作、鸡汤文学的平面化书写,既安全又讨巧。阿占的小说显然不在此列,它们保持着一贯的语言纯粹性和优雅姿态,有一点任性,一点麻辣,加一点另类——犀利而又克制。

《残鸠》却与她的成名作《制琴记》不同,与那篇书写海洋的中篇《满载的故事》也不同,总而言之一句话,这篇写得沉实而富有韵味,通篇布满玄机,弹性和张力,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阿占最优质的一篇小说。小说一开始,阿占就漫不经心地排兵布阵,向水中撒下一张无形的丝网,波纹渐大,雾霭散去,人影也随之清晰。小说通过一个普通人物“他”的境遇,呈现残缺或不完美的人生状态,准确来说,即是表达出一种精神深处的复杂性——“六十岁刚过,他就说自己老了。”主人公“他”是一位半老男人,在外贸公司做老总多年,“稳中求胜,没什么功绩,也绝无闪失。”面对现实种种,厌离心日增,一门心思回归田园。当然,现代人的田园梦与陶潜的“归去来兮”有本质区别,陶潜还乡,是真正吃了苦遭了罪的,但心甘情愿,何等决绝!这是超凡人物与市井之辈的区别。现代人要实现田园梦,不过是退休前在郊区买幢房子,暂且远离喧嚣,要躲的东西太多了,躲意外,躲疫情,躲尔虞我诈,也躲温柔陷阱。说白了,这样的田园梦本质是伪命题,有些自欺欺人。

果然,小说中的“他”入住郊区,在体验过一段新鲜(种菜、养花、喂鸟)后,情绪很快归于乏味和无聊,于是往事浮现,世俗的过往,暧昧的对象,那些乱七八糟的恩恩怨怨、残存的欲望、一地鸡毛的情感纠葛,又在白天或夜晚重浮心头,成为一种折磨:难道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?怎么感觉离想象中的状态甚是遥远?若回城去呢,结果会怎么样?不不不,世俗生活与职场江湖,是如此繁琐虚无,无非是“赶场,拆台,凑局……油腻和嘈杂。”没完没了,早已彻底厌倦。这让人想起叔本华的那句名言:人生就像钟摆,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徘徊。

在退出都市,“隐居”田园的过程中,一只失去右



插图 阿占

腿的花纹残鸠,奇怪而突兀地出现在“他”的生活中,引发了“他”内心泛起的诸多共情——在自然界,残鸠曾经凶猛有力,目空一切;曾经用尖锐的喙吞食同类,伤害或被伤害。如今,残鸠蜷缩在一株桃树下发出哀鸣,偶尔发情,却力不从心。残鸠与世界咬合的能力在丧失,苍凉无奈而且悲壮。诸情诸景,小说中的“他”与一只残鸠在黄昏的光线里互相守望,灵魂瑟索不已。“他”的身体日益衰老,疾病不期而至,生命岌岌可危;“他”的精神处于进退两难境地,却又咬牙坚持。

《残鸠》就这么稳稳地,一个一个细节地,不落俗套地,把人物活脱脱地塑造出来了。语言富有筋力,是那种讲究却毫无做作卖弄的老到的语言!比如“开山搞钱,好在地产商端着小心,山的骨架没敢动,天成的奇石还在,水道未改,植被果木茂密处,房子都是绕行的,不曾有大规模杀伐。”比如“开门关门皆为深处,若无一颗在野的心,是住不下的。毕竟大多数人寂寞难消,又不懂得享受孤独。”包括几个次要人物,冉冉、儿子、发小、小舅子,也是几笔勾勒而神出,各有恰当站位。

对于阿占来说,《残鸠》所呈现的残缺美,或许是想借主人公“他”来表达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态度,或许是通过隐喻每个个体的精神残缺而对精神栖所形成关照,从这个意义而言,主人公“他”谈不上失败,也称不上胜利——那获胜的一方,永远是时间本身。

2023年1月3日



人生印记

一碗中药汤

赵竟成

去年年底,街上行人少了,呆在家中的人多了,不时传来谁谁感染新冠病毒的信息,我和老伴也不由地一阵阵紧张,尤其是儿子每天几个电话的从上海打来,问长嘘短,生怕我们不慎染疾。我和老伴说,咱们听专家的,尽量呆在家里少出门,争取不感染或者晚一点感染,未来的病毒载量会减少,不仅会减轻对我们这些身上都有几种基础病的老年人的侵害,也让儿女少担心,少给国家添麻烦。

可是防疫紧张,家里存的食物在逐渐减少,我想趁着夜晚人少,出去采购一些食物、酒精啥的,元旦前基本就不用再出门了。谁知就是这一次出门,把我和老伴裹进新冠病毒感染的漩涡。该买的都买了,也没有在街市上多停留,我当晚回家嗓子就有点不得劲儿,老伴还开玩笑说,你可别躲了初一,没躲过十五。管他呢,先含上一粒金嗓子喉宝,别说,凉丝丝地还真有点效果,一会嗓子就舒服了。

第二天上午平安无事,该看书看书,该看股市看股市,该做饭做饭,中午在阳台上披着暖阳写我的大仿。倏然,几十个毛笔字刚刚写毕,一阵剧烈的咳嗽从心底袭来,一时有些晕头转向,紧接着觉得身上有些发冷。不好,是不是要中招?我赶紧向老伴讨来体温计,躺在床上,蜷缩在被窝里,不一会儿,“嘀嘀”的叫声从咯吱窝里传出,我拿出体温计一看,37.5℃,果然中招,再抗原检测,两道杠。阳了!我喊着,老伴也从客厅跑过来。我一看她没有戴口罩,赶忙要她戴上口罩,离我远点,顿时家里进入了“战备”状态。按照平时受的教育,立即与老伴隔离,马上卧床休息,补充白开水,低烧状态也不能吃药,只能慢慢地熬。

躺在床上,不时测量体温,只见体温计的数字忽高忽低,总是在38℃上下徘徊,这时身上的骨头开始疼了,好像有无数的针尖在骨头缝里搅拌,反正是没有一个姿势能抵抗疼痛,午夜时分体温终于攀升到了39℃。我爬起来取出一片退烧药服了下去,紧接着一阵大汗浑身涌出,不一会儿内衣和被子床单就湿透了,我也迷迷糊糊昏睡了过去。翌日清晨,被站在门口的老伴唤醒,再一测体温,36.5℃,我胜利了!

吃不进饭,恶心咳嗽,毕竟体温降了下来,值得欣慰。但意料之中的老伴也在我退烧的第二天下午开始发烧了。庆幸的是,同学在得知我发烧后给我传来一个退烧的中药方子,而且一再告我是他战友女儿用过的,非常有效,低烧时服用最好。我悄悄穿好衣服,戴好口罩,装好药方,我要为老伴去抓药。

这天下午很冷,北风萧萧,老伴问我干啥去,我没说实话,只告诉她透透气。我连跑了附近几家药店都不能配齐药方,只好拖着病痛的身体打车去了街里的宏仁堂。老天不负有心人,终于配齐药方,回家立即泡药熬药,一个小时后,我把一碗中药汤端在老伴面前。

老伴的手微微在颤抖,药香氤氲,几滴热泪落在汤碗里。两小时过后,老伴体温正常了,再也没有升高。

城市秀场

岁朝花事

王开生

清代画坛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汪士慎,擅绘梅花,格调高古,疏密有致,后世誉之“格高百年”,其有一方闲章:一生心事为花忙。

人人都晓得,老百姓市井生活开门七件事: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关门呢?其实对应的也有七件事:琴棋书画诗酒花。开门之事,是物质生活必需品,是刚需;关门之事,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艺术追求,属精神层面。二者相辅相成,不可或缺。

说起来,我并非莳花弄草之人。不是不喜欢,而是不在行。家中所养之花,常年以吊兰为主流,大盆栽,各式各样,占满阳台。养过兰花,养过杜鹃,皆只见叶,不着花;莳弄最长的,是一盆老桩梅花,养过两回零星花瓣后,终于一年不如一年,和一盆老桩黑松一起,魂归道家了。比较意外的是,养过三四年尚未掌握门道的一棵君子兰,一年之内,竟然绽放两季,且花冠长势喜人,结籽无数,实属无心插柳之意外惊喜。

有了君子兰的模范带头作用,去年春节一大盆蝴蝶兰中残存的最后一株小苗,在进了腊月之后,突然蹿出一枝弯弯的花箭,吐着灯笼般的嫩蕊,似将精彩绽放。这小花多像此刻的我们呀,生命力如此之顽强不屈。

每年的春节前,我照例都要买回两种花来,装点厅堂,沿习成俗。一种银柳,长长的枝干,银色的花苞,极雅致,最宜插瓶。另一种,是水仙,水仙又称凌波仙子,根似大蒜头,故亦称“雅蒜”,以产于福建漳州为佳,有复瓣和单瓣两种,单瓣似更入画。水仙花开,亭亭玉立,雅洁芬芬,配上青瓷或白石盆,愈显气质,有“得水能仙天与奇”之誉。

我生于冬月,喜欢腊梅,亦爱梅花。

每年冬月既望,小院友人叶正亭即在朋友圈中,晒起了他的怀德堂小院绽放的蜡梅盆栽。隔着屏幕,似乎能嗅到其庭院里的各色花香。忍不住跑去太平角海边,却见木栈道旁的几丛狗蝇蜡梅,才刚刚发

出若有若无的嫩苞,一副不紧不慢的淡定样子。花期遥遥无望。北方地寒,蜡梅多开在春节前后;江南,盛花期则在腊月,其可延续至正月。故腊梅称作冬之花、寒客,谓之不畏寒也。蜡梅有花状如磬口的,称磬口梅;花形似荷花的,名荷花梅;花色深黄,香气扑鼻且花开最早的,则是檀香梅。后者已是稀有品种。

有梅无雪不精神。近些年,岛城少雪,大雪尤稀。四年前的春节,适在扬州度过,喜遇漫天飞雪,为数年罕见。雪霁之后,江南水乡一片素裹银装,美得不可方物。乘兴自瘦西湖游至淮东名刹大明古寺,忽闻暗香阵阵,幽幽袭人。寻香而至,一株百余年前古蜡梅,傲雪凌霜,立于寺院一隅。虬劲的枝干和怒放的黄花之上,堆满厚厚的积雪,黄花愈见精神。好一番“梅雪争春未敢降”的现代版诗意图。

中国古代的文人画,过去曾有一个专门的题材,称作岁朝清供图,一直延续到近现代。远的不用说,清代金农、高凤翰、任伯年,近现代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孔小瑜等皆是此中妙手。岁朝,指农历正月初一,即春节。清供,相对固定的品种是蜡梅和天竺,又称岁寒二友。余之水仙、松竹、菖蒲、万年青、山茶、佛手、如意、灵芝以及赏瓶、盆景、瘦石等,凑在一起,最为多见。亦有将牡丹置于其中者,则多少有些牵强了。花时不对!

江南的园林之中,蜡梅不可或缺,苏州拙政园、留园、狮子林中,粉墙黛瓦映衬下的黄色蜡梅,颇入画,极似吴冠中笔下的水墨作品。近年来,附庸风雅如我,春节时常在家中搞几样清供,聊以自娱。除水仙、天竺、佛手之外,花瓶中定要插上两支蜡梅,一长一短,瓶中贮水及半。含苞的蜡梅,开在室内,暗香浮动,沁人心脾。亦应节景。

花开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。前人说:插了蜡梅便过年。人总是要有一点趣味和爱好的!